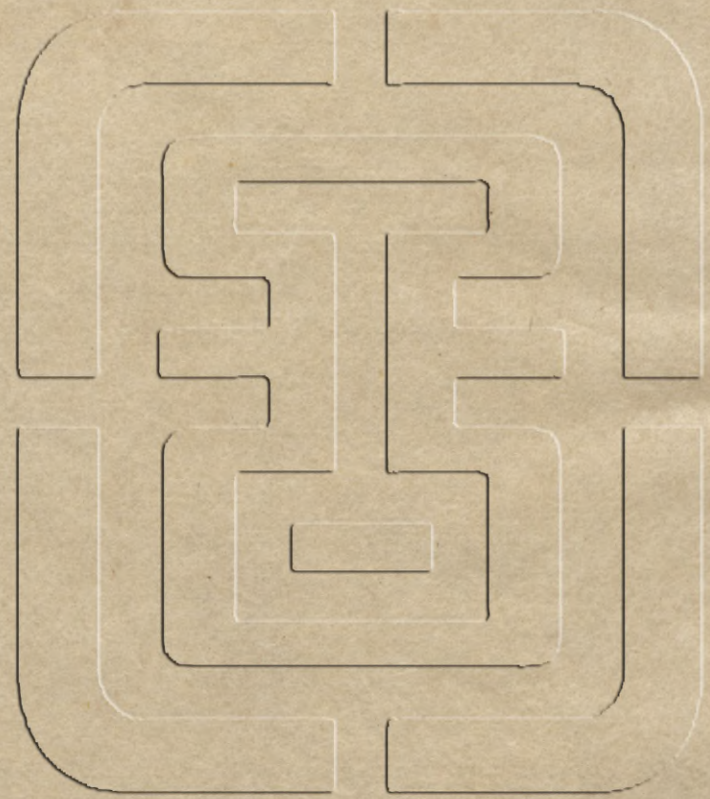


宋軒尚書正義

卷第三







尚書正義卷第三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舜典第二

虞書

全華文士

虞舜至舜典

正義曰虞舜所居側陋身又微賤堯聞之有聰明聖德將使之繼已帝位歷試於諸所難為之事史述其事故作舜典傳為庶人故微賤

正義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此指解微故云為庶人故微賤也帝繫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劬康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鰥在下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傳爾繼至難事



正義曰嗣繼釋詁文經所云慎徽五典納于百揆賓于四門皆是試以治民之難事也

曰若至以位

正義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與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與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史將錄舜之美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行之者是為帝舜也又申其順考古道之事曰此舜能繼堯重其文德之光華用此德合於帝堯與堯俱聖明也此舜性有深沈智惠文章明鑒溫和不色恭遜之容由名聞遠達信能充實上下潛行道德升聞天朝堯乃徵用命之以位而試之也

傳濟深至上下

正義曰濟深哲智皆釋言文舍人曰濟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

有深智言其智之深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溫溫恭人言其色溫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溫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堯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不言四表者以四表外無限極非可實滿故不言之堯舜道同德亦如一史官錯互為文故與上篇相類是其所合於堯也

傳玄謂至微用

正義曰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則玄者微妙之名故云玄謂幽潛也舜在畎畝之間潛行道德顯彰於外升聞天朝天朝者天子之朝也從下而上謂之為升天子聞之故遂見徵用

慎徽至弗嗣

正義曰此承乃命以位之下言命之以位試之以事也堯使舜慎美篤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順從而行之無違命也又納於百官之事命揆度行之而百事所揆度者於是皆得次序無廢事也又命使賓迎諸侯於四門而來入者穆穆然皆有



美德無凶人也又納於大官摠錄萬機之政而陰陽和風雨時  
烈風雷雨不有迷惑錯謬明舜之德合於天天人和協其功成  
矣帝堯乃謂之曰來汝舜有所謀之事我考驗汝舜之所言汝  
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汝功已成汝可升處帝位告以此言  
欲禪之也舜辭讓於德言已德不堪嗣成帝也

傳徽美至違命

正義曰釋詁云徽善也善亦美也此五典與下文五品五教其  
事一也一家之內品有五謂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  
事教父以義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為五  
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謂之五典是五者同為一事所從言之異  
耳文十八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  
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以此知五典是五常之教謂此父義之等五事也臯陶謨云夫  
敘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惇厚也行此五典須厚行之篤亦厚

也言舜謹慎美善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於四方命教天下  
之民以此五教能使天下皆順從之無違逆舜之命也左傳又  
云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父母於  
子並宜為慈今分之者以父主教訓母主撫養撫養在於恩愛  
故以慈為名教訓愛而加嚴故以義為稱義者宜也理也教之  
以義方使得事理之宜故為義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則兄弟  
之恩俱名為友今云兄友弟恭者以其同志曰友友是相愛之  
名但兄弟相愛乃有長幼故分其弟使之為恭恭於兄而兄  
友愛之

傳揆度至事業

正義曰揆度釋言文百揆者言百事皆度之國事散在諸官故  
度百事為揆百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  
岳則百揆為官名故云納舜於此官也文十八年左傳云昔高  
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散檮戡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



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又云虞書數舜之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業也是言百官於是得其次敘皆無廢事業舜既臣堯乃舉元凱主后土布五教同時為之史官立文自以人事外內為次故孔先言八元若左傳據所出代之先後故先舉八凱堯既得舜庶事委之舜既臣堯任無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於百揆百揆時敘之後方始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謂流四凶流放四凶最在於前矣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先誅鯀而後用禹明此言三事皆同時為之但言百揆時敘故言納于百揆其實納于百揆初得即然由舜既居百揆故得舉用二八若偏居一職不得分使元凱

傳穆穆美至凶人

正義曰穆穆美也釋詁文四門四方之門謂四方諸侯來朝者從四門而入文十八年左傳歷言四凶之行乃云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饗餗投諸四裔以禦魍魅又曰虞書數舜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是言皆有美德無凶人

也案驗四凶之族皆是王朝之臣舜流王朝之臣而言諸侯無凶人者以外見內諸侯無凶人則王朝必無矣鄭玄以賓為擯謂舜為上擯以迎諸侯今孔不為擯者則謂舜既錄攝事無不統以諸侯為賓舜主其禮迎而待之非謂身為擯也

傳麓錄至於天

正義曰麓聲近錄故為錄也臯陶謨云一日二日萬幾言天下之事事之微者有萬喻其多無數也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還其是納於百揆揆度百事大錄萬幾揆是一事不為異也但此言合于天故以大錄言耳論語稱孔子曰迅雷風烈必變書傳稱越常之使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則烈風是猛疾之風非善風也經言烈風雷雨弗迷言舜居大錄之時陰陽和風雨時無此猛烈之風又雷雨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也迷錯者應有而無應無而有也昭四年左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無愆伏者無冬溫夏寒也舜錄大政天時如此明舜之德合於天也此文與上三事亦同時也上為變人此為動天故最後言之以為功成



之驗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徽五典以下是也其言合孔意

傳格來至禪之

正義曰格來釋言文詢謀陟升釋詁文底聲近致故爲致也經傳言汝多呼爲乃知乃汝義同凡事之始必先謀之後爲之堯呼舜曰來汝舜呼使前而與之言也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所爲之事皆副汝所謀致可以立功於今三年矣從徵得至此爲三年也君之馭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鯨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鯨特三考冀其有成無成功乃黜爲緩刑之義舜既有成更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之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若然禹貢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禹治兗州之水乃積十有三年此始三年已言地平天成者祭法云鯨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鯨之功先儒馬融等皆以爲鯨既九年又加此三年爲十二年惟兗州未得盡平至明年乃畢八州已平一州未畢足以爲成功也

正月至羣后

正義曰舜既讓而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日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祖之廟雖受堯命猶不自安又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者是爲王者正天文之器也乃復察此璿璣玉衡以齊整天之日月五星七曜之政觀其齊與不齊齊則受之是也不齊則受之非也見七政皆齊知己受爲是遂行爲帝之事而以告攝事類祭於上帝祭昊天及五帝也又禋祭於六宗等尊卑之神望祭於名山大川五岳四瀆而又編祭於山川丘陵墳衍古之聖賢之羣神以告己之受禪也告祭既畢乃斂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瑞玉其圭與璧悉斂取之盡以正月之中乃日日見四岳及羣牧旣而更班所斂五瑞於五等之羣后而與之更始見已受堯之禪行天子之事也

傳上日至祖廟

正義曰月之始日謂之朔日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下云元日亦然鄭玄以爲帝王易代



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  
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故以異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  
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  
史異辭耳孔意亦然下云歲二月傳云既班瑞之明月以此為  
建寅之月也受終者堯為天子於此事終而授與舜故知終謂  
堯終帝位之事終言堯終舜始也禮有大事行之於廟況此是  
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  
文義同知文祖是廟者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  
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為誰也帝  
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玄囂玄囂生僑極僑極生帝嚳帝嚳生  
堯即如彼言黃帝為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  
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

傳在察至與否  
正義曰在察釋詁文說文云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  
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之立文不可以玉璣玉衡一指玉體一

指玉名猶左傳云璣弁玉纓所以變其文傳以璿言玉名故云  
美玉其實玉衡亦美玉也易賁卦豕云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  
月星宿運行於天是為天之文也璣衡者璣為轉運衡為橫簫  
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  
渾天儀者是也馬融云渾天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  
視星宿也以璿為璣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蔡邕云玉衡長八  
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辰蓋懸璣以象天而衡望之轉  
機窺衡以知星宿是其說也七政其政有七於璣衡察之必在  
天者知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鎮  
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  
七政得失由政故稱政也舜既受終乃察璣衡是舜察天文齊  
七政以審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馬融云日月星皆以璿璣  
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聖人謙讓猶不自安視璿璣  
玉衡以驗齊日月五星行度知其政是與否重審己之事也



天之體不可得知測天之事見於經者唯有此璿璣玉衡一而已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遺失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土夜則日入地下土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土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北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

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漢秦而滅揚子法言云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是揚雄之意以渾天而問之也閎與妄人武帝時人宣帝時司農中丞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施用焉後漢張衡作靈憲以說其狀蔡邕鄭玄陸績吳時王藩晉世姜岌張衡葛洪皆論渾天之義並以渾說為長江南宋元嘉年皮延宗又作是渾天論太史丞錢樂鑄銅作渾天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遷其器於長安今在太史書矣衡長八尺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有其法也傳堯不至五帝

正義曰傳以既受終事又察璣衡方始祭於羣神是舜祭天子考齊七政知已攝位而當於天心故行其天子之事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徧祭羣神是天子事也肆是縱緩之言此



前事而行後事故以肆為遂也類謂攝位事類既知攝當天遂以攝位事類告天帝也此類與下禮望相次當為祭名詩云是類是禡周禮肆師云類造上帝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事言以事類而祭也周禮小宗伯云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而傳之類謂攝位事類者以攝位而告祭故類為祭名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昊天外更有五帝上帝可以兼之故以告天及五帝也鄭玄篤信識緯以為昊天上帝謂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五帝謂靈威仰等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是也如鄭之言天神有六也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曰天有五行金木水火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王肅云五行之神助天理物者也孔意亦當然矣此經惟有祭天不言祭地及社稷必皆祭之但史略文耳

傳精意至攝告

正義曰國語云精意以享禮也釋詁云禮祭也孫炎曰禮絜粝

自巨良也  
博學

之祭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鄭以禋祀之文在燎之上故以禋為此解耳而洛誥云秬鬯二白曰明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又曰王賓殺禋咸格經傳之文此類多矣非燔柴祭之也知禋是精誠絜敬之名耳宗之為尊常訓也名曰六宗明是所尊祭者有六但不知六者為何神耳祭法云理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玉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也據此言六宗彼祭六神故傳以彼六神謂此六宗必謂彼之所祭是此六宗者彼文上有祭天祭地下有山谷丘陵此六宗之文在上帝之下山川之上二者次第相類故知是此六宗王肅亦引彼文乃云禋于六宗此之謂矣鄭玄注彼云四時謂陰陽之神也然則陰陽寒暑水旱各自有神此言禋于六宗則六宗常禮也禮無此文不知以何時祀之鄭以彼皆為祈禱之祭則不可用鄭玄注以解此傳也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歐陽及大小夏侯



說尚書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  
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矣孔光劉歆以六宗謂乾  
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以爲六宗者天宗三日月星地  
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  
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謂六也鄭玄以六宗言禋  
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  
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  
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司馬彪文上表  
云歷難諸家各自言己意天宗者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  
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四時五帝之屬惟王肅據家語六  
宗與孔同各言其志未知孰是司馬彪續漢書云安帝元初六  
年立六宗祠於洛陽城西北亥地祀比大社魏亦因之晉初荀  
顛定新祀以六宗之神諸說不同廢之摯虞駁之謂宜依舊近  
代以來皆不立六宗之祠也

### 傳九州至祭之

正義曰望於山川大摠之語故知九州之內所有名山大川五  
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也王制云名山大川不以封山川  
大乃有名是名大互言之耳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  
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山爲中嶽白虎通云岳者何揃  
也揃考功德也應邵風俗通云岳者揃考功德黜陟也然則四  
方方有一大山天子巡守至其下揃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  
謂之岳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釋名  
云瀆獨也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岳是名山瀆是大川故先言  
名山大川又舉岳瀆以見之岳瀆之外猶有名山大川故言之  
屬以包之周禮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令去樂鄭云四鎮山之  
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山青州之沂山幽州醫無閭山冀州之  
霍山是五岳之外名山也周禮職方氏海州云其川其受其雍  
州云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如此之類是四瀆之外大川也言徧  
于羣神則神無不徧故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周



禮大司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再變而致山林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玄大司徒注云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此傳舉丘陵墳衍則林澤亦包之矣古之聖賢謂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也傳輯斂至正始

正義曰覲見后尹釋詁文釋言云輯合也輯是合聚之義故爲斂也日月食盡謂之旣是旣爲盡也釋言云班賦也孫炎曰謂布與也輯是斂聚班爲散布故爲還也下云班瑞于羣后則知輯者從羣后而斂之故云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也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是圭璧爲五等之瑞諸侯執之以爲王者瑞信故稱瑞也舜以朔日受終於文祖文編祭羣神及斂五瑞則入月以多日矣盡以正月中謂從斂瑞以後至月末也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舜初攝位當發號出今日日日見之與之言也州牧各監一州諸

侯故言監也更復還五瑞於諸侯者此瑞本受於堯斂而又還之若言舜新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也歲二月至以庸

正義曰舜旣班瑞羣后即以其歲二月東行巡省守土之諸侯至於岱宗之岳燔柴告至文望而以秩次祭於其方岳山川柴望旣畢遂以禮見東方諸侯諸國之君於此諸國協其四時氣節月之大小正其日之甲乙使之齊一均同其國之法制度之丈尺量之斛斗衡之斤兩皆使齊同無輕重大小又修五禮吉凶賓軍嘉之禮修五玉公侯伯子男所執之圭璧也又修三帛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所執玄纁黃之帛也又修二生鄉所執羔大夫所執鴈也又修一死士所執雉也自五玉至於一死皆蒙上修文摠言所用玉帛生死皆爲贄以見天子也其贄之內如五玉之器禮終乃復還之其帛與生死則不還也東岳禮畢即向衡山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之下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即向華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之下其禮如



初時如岱宗所行西岳禮畢即向恒山朔北也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之下一如西岳之禮巡守既周乃歸京師藝文也至於文祖之廟用特牛之牲設祭以告巡守歸至也從是以後每五載一巡守其巡守之年諸侯羣后四方各朝天子於方岳之下其朝之時各使自陳進其所以治化之言天子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成有驗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有功能用事

諸侯至告至

正義曰王者所為巡守者以諸侯自專一國威福在已恐其擁遏上命澤不下流故時自巡行問民疾苦孟子稱晏子對齊景公云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是言天子巡守主謂巡行諸侯故言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而往巡行之定四年左傳祝鮀言衛國取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蒐是獵之名也王者因巡諸侯或亦獵以教戰其守皆作狩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也巡者循也狩者收也為天子循收養人彼因名以附說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正月班瑞二月即行故云

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春位在東故順春也唯泰山為東岳此巡守至於岱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是解岱即泰山為四岳之宗稱岱宗也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是燔柴為祭天告至也

傳東岳至子男

正義曰四時冬至其方岳望祭其方岳山川故云東岳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也言秩次而祭知徧於羣神故云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也其尊卑所視王制及書傳之文牲禮二字孔增之也諸侯五等三公為上等諸侯為中等伯子男為下等則所言諸侯惟謂侯爵者耳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亡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粢盛邊豆爵獻之數案五等諸侯適天子皆膳用大牢



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殮五牢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子男饗餼五牢殮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為上伯子男為下是其異也

傳合四至均同

正義曰上篇已訓協為合故注即以合言之也他皆倣此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節是月初氣是月半也世本云容成作曆木撓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

量衡王者法制皆出於律故云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為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鐘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鐘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謂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為一龠十龠為合十合為斗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龠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銖之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物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錘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度量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協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同因宜而變名耳



傳修吉至其玉

正義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既異古今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為此五禮者以帝王相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曆驗此經亦有五事此篇類於上帝吉也如喪考妣凶也羣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堯典云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也此云五玉即上文五瑞故知五等諸侯執其玉也鄭玄云執之白瑞陳列曰玉傳諸侯至執黃

正義曰周禮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之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眠小國之君是諸侯世子公之孤執帛也附庸雖則無文而為南面之君是一國之主春秋時附庸之君適魯皆稱來朝未有爵命不得執玉則亦繼小國之君同執帛也經言三帛必有三

眠時首切古文視

色所云纁玄黃者孔時或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周禮孤與世子皆執皮帛鄭玄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之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也此三帛不言皮蓋于時未以皮為飾

傳卿執至執雉

正義曰此皆大宗伯文也鄭玄曰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也鴈取其候時而行也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也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雉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贄以布不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鄭之此言論周之禮耳虞時每事猶質羔鴈不必有飾傳玉帛至見之

正義曰曲禮云贄諸侯圭卿羔大夫鴈上雉雉不可生知一死是雉二生是羔鴈也鄭玄云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自五玉



以下蒙上修文者執之使有常也若不言誓則不知所用故言  
贄以結上文見玉帛生死皆所以爲贄以見君與自相見其贄  
同也

傳卒終至則否

正義曰卒終釋詁文釋言云還復返也是還復同義故爲還也  
五器文在贄下則是贄內之物周禮大宗伯云以玉作五器知  
器謂圭璧即五玉是也如若也言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  
乃還之如三帛生死則不還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  
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  
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爲賓還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  
也士相見禮言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云若邦他之人則使擯  
者還其贄已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生死則否

傳南岳至月至

正義曰釋山云河南華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云華西岳  
華山也岱東岳泰山也恒北岳恒山也衡南岳衡山也郭璞云

恒山一名常山避漢文帝諱釋山又云泰山爲東岳華山爲西  
岳霍山爲南岳恒山爲北岳岱之與泰衡之與霍皆一山而有  
兩名也張揖云天柱謂之霍山漢書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瀟  
縣則霍山在江北而與江南衡爲一者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  
在廬江瀟縣潛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  
其神於此今其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爲  
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  
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  
二名之由也書傳多云五岳以嵩高爲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  
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  
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  
之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  
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巡守  
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事宜而互相見也  
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故知自東岳而即南



行以五月至也王者順天道以行人事故四時之月各當其時之中故以仲月至其岳上云歲二月東巡守以二月始發者此四時巡守之月皆以至岳為文東巡以二月至非發時也但守以正月有事二月即發行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復更去若如鄭言當於東巡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巡之後始言歸乎且若來而復去計程不得周徧此事不必然也其經南云如岱禮西云如初北云如西禮者見四時之禮皆同互文以明耳不巡中岳者蓋近京師有事必聞不慮在滯且諸侯分配四方無屬中岳故不須巡之也

朔巡守

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故堯典及此與禹貢皆以朔言此史變文耳

傳巡守至一牛

正義曰此承四巡之下是巡守既徧然後歸也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亦告至文祖之廟才漢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為文

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王制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祖禘用特此不言禘故傳推之言祖則考著考近於祖舉尊以及卑也特者獨也故為一牛此唯言文祖故云一牛徧告諸廟廟用一牛故鄭注彼云祖下及禘皆一牛也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

傳各會至可知

正義曰此摠說巡守之事而言羣后四朝是言四方諸侯各自會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別朝故云四朝上文肆覲東后是為一朝四岳禮同四朝見矣計此不宜須重言之為將說敷奏之事敷奏因朝而為故申言之申重也此是巡守大法文在舜攝位之時嫌堯本不然故云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也堯法已然舜無增改而言此以美舜者道同於堯足以為美故史

錄之

傳敷陳至能用

正義曰敷者布散之言與陳設義同故為陳也奏是進上之語



故為進也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各使陳進其治理之言  
令自說已之治政既得其言乃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必如  
其言即功實成則賜之車服以表顯其人有人有才能可用也人  
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賜之觀禮云天子賜侯  
氏以車服是也

肇十至咸服

正義曰史言舜既攝位出行巡守復分置州域重慎刑罰於禹  
治水後始分置十有二州每州以一大山為鎮殊大者十有二  
山深其州內之川使水通利又留意於民詳其罪罰依法用其  
常刑使罪各當刑不越法用流放之法寬宥五刑五刑雖有犯  
者或以恩減降不使身服其罪所以流放宥之五刑之外更有  
鞭作治官事之刑有扑作師儒教訓之刑其有意善功惡則令  
出金贖罪之刑若過誤為害原情非故者則緩縱而赦放之若  
怙恃奸詐終行不改者則賊殺而刑罪之舜慎刑如此又設言  
以誠百官曰勸之哉勸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今

勤念刑罰不使枉濫也又言舜非於攝位之後方始重慎刑罰  
初於登用之日即用刑當其罪流徙共工於北裔之幽州放逐  
驩兜於南裔之崇山竄三苗于西裔之三危誅殛伯鯀于東裔  
之羽山行此四罪各得其實而天下皆服從之

傳肇始至二州

正義曰肇始釋詁文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  
知禹治水之後也禹之治水通蘇九載為作十有三載則舜攝  
位元年九州始畢當是二年之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知分  
冀州為幽州并州者以王者廢置理必相沿周禮職方氏九州  
之名有幽并無徐梁周立州名必因於古知舜時當有幽并職  
方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域為之也爾雅  
釋地九州之名於禹貢無梁青而有幽營云燕曰幽州齊曰營  
州孫炎以爾雅之文與職方禹貢並皆不同疑是房制則營州  
亦有所因知舜時亦有營州齊即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為之於  
此居攝之時始置十有二州蓋終舜之世常然宣三年左傳云



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其名蓋  
禹貢其境界不可知也

傳封大至通利

正義曰釋詁云冢大也舍人曰冢封之大也定四年左傳云封  
豕長蛇相對是封為大也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山鎮曰某  
山揚州會稽荊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  
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  
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州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  
為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殊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  
之故云濬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  
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  
濬之而已

傳象法至越法

正義曰易繫辭云象也者象此者也又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是  
象為做法故為法也五刑雖有常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  
本情然然斷決或情有差降俱被重科或意有不同失出入  
皆是違其常法故令依法用其常刑用之使不越法也

傳宥寬至五刑

正義曰寬宥周語文流謂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以流放之法寬  
縱五刑也此惟解以流寬之刑而不解宥寬之意鄭玄云其輕  
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然  
則知此是據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即太重不  
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宥之遠方應刑不刑是寬縱之也上  
言典刑此言五刑者其法是常其數則五象以典刑謂其刑之  
也流宥五刑謂其遠縱之也流言五刑則典刑亦五其文互以  
相見王肅云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是言二文相通之意也  
典刑是其身流宥離其鄉流放致罪為輕此鞭為重故次典刑  
之下先言流宥鞭扑雖輕猶虧其體比於出金贖罪又為輕且  
以刑五罰雖主贖五刑其鞭扑之罪亦容輸贖故後言之此正  
刑五與流宥鞭扑俱有常法典字可以統之故發首言典刑也



傳以鞭至之刑

正義曰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  
鞭五百左傳有鞭徒人費圍人犖是也子玉使鞭七人衛侯鞭  
師曹三百日末亦皆施用大隨造律方使廢之治官事之刑者  
言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也

傳扑榎至撻之

正義曰學記云榎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云榎栝也楚荆也二  
物可以扑撻犯禮者知扑是榎楚也既言以收其威知不勤道  
業則撻之益稷云撻以記之又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撻扑則扑  
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  
於教其實官刑亦當用扑蓋重者鞭之輕者撻之

傳金黃至贖罪

正義曰此以金為黃金呂刑其罰百鍰傳為黃鐵俱是贖罪而  
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摠號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黃  
金謂之盪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周禮考工記攻

金之工築氏為削冶氏為殺矢鳧氏為鐘臬氏為量段氏為錘

桃氏為劍其所為者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為金則鐵名亦包

銅矣此傳黃金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

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今與銅相敵故鄭玄駁異義言贖

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

金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是古贖罪皆用銅也實謂銅而

謂之金鐵知傳之所言謂銅為金鐵耳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

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

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十斤孔以鍰為六兩計千鍰

為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於古也誤而入罪出金以贖即律過

失殺傷人各依其狀以贖論是也呂刑所言疑赦乃罰者即今

律疑罪各從其實以贖論是也疑謂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

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非疑似如此之類言皆

為疑罪疑而罰贖呂刑已明言誤而輸贖於文不顯故此傳指

言誤而入罪以解此贖鞭扑加於人身可云扑作教刑金非加



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扑俱是人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

傳責過至殺之

正義曰春秋言肆責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是肆為緩也責為過也公羊傳云害物曰災是為害也宣二年左傳晉侯殺趙盾使鉏麇賊之是賊為殺也此經二句承上典刑之下揔言用刑之要過而有害雖據狀合罪而原心非故如此者當緩赦之小則恕之大則宥之上言流宥贖刑是也怙恃奸詐欺罔時人以此自終無心改悔如此者當刑殺之小者刑之大者殺之上言典刑及鞭扑皆是也經言賊刑傳云刑殺不順經文者隨便言之傳舜陳至得中

正義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不言舜曰以可知而略之舜既制此典刑又陳典刑之義以勅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刑之憂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傳象恭至曰州

正義曰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象恭滔天言貌象恭而傲很漫天足以疑惑世人故流放也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曰幽州知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故曰洲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洲之上分之為九耳州取水內為名故引爾雅解州也投之四裔裔訓遠也當在九州之外而言於幽州者在州境之北邊也禹貢羽山在徐州三危在雍州故知北裔在幽州下三者所居皆言山名此共工所處不近大山故舉州言之此流四凶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

傳黨於至南裔

正義曰共工象恭滔天而驩兜薦之是黨於共工罪惡同故放之也左傳說此事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則四方各有一人幽州在北裔雍州三危在西裔徐州羽山在東裔三方既明知



崇山在南裔也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  
傳三苗至西裔

正義曰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王命者虞有三苗夏有  
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為名非三國也杜預言三苗地  
闕不知其處三凶皆是王臣則三苗亦應是諸夏之國入仕王  
朝者也文十八年左傳言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  
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  
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即此三苗是也知其然者以  
左傳說此事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饕餮投諸四  
裔以禦魘魅謂此驩兜共工三苗與鯀也雖知彼言四凶此等  
四人但名不同莫知孰是惟當驗其行跡以別其人左傳說窮  
竒之行云靖譖庸回堯典言共工之行云靜言庸違其事既同  
知窮竒是共工也左傳說渾敦之行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堯  
典言驩兜薦舉共工與惡比周知渾敦是驩兜也左傳說檮杌  
之行言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堯典言鯀之

行云弗哉方命圮族其事既同知檮杌是鯀也惟三苗之行堯  
典無文鄭玄具引左傳之文乃云命驩兜舉共工則驩兜為渾  
敦也共工為窮竒也鯀為檮杌也而三苗為饕餮亦可知是先  
儒以書傳相考知三苗是饕餮也禹貢雍州言三危既宅三苗  
不敘知三危是西裔也  
傳方命至海中

正義曰方命圮族是其本性績用不成試而無功二者俱是其  
罪故並言之釋言云殛誅也傳稱流四凶族者皆是流而謂之  
殛竄放流皆誅者流者移其居處若水流然罪之正名故先言  
也放者使之自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  
其文述作之體也四者之次蓋以罪重者先共工滔天為罪之  
最大驩兜與之同惡故以次之祭法以鯀障洪水故列諸祀典  
功雖不就為罪最輕故後言之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是羽止  
為東裔也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海水渾天  
故言在海中也



傳皆服至見之

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即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自象以典刑以下徵用而即行之於此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者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事而連引四罪述其刑當之驗明此諸事皆是徵用之時所行於此揔見之也知此等諸事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為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明徵用所行也又下云禹讓稷契皋陶帝因追美三人之功所言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作士皆是徵用時事皋陶所行五刑有服五流有宅即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此為徵用時事定可明矣而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為愛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為舜失五典克

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亦甚迂哉  
二十至八音

正義曰舜受終之後攝天子之事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死百官感德思慕如喪考妣三載之內四海之人蠻貊戎狄皆絕靜八音而不復作樂是堯盛德恩化所及者遠也

傳殛落至七歲

正義曰殛落死也釋詁文李巡曰殛落堯死之稱郭璞曰古死尊卑同稱故書堯曰殛落舜曰陟方乃死謂之殛落者蓋殛為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堯以十六即位明年乃為元年七十載求禪求禪之時八十六也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揔計其數凡壽一百一十七歲案堯典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下傳云歷試二年與攝位二十八年合得為三十三在位故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也故孔傳云歷試二年明其一年在徵用



之限以此計之惟有一百一十六歲不得有七蓋誤為七也  
傳考妣至思慕

正義曰曲禮云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鄭玄云考成也言其德行  
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也喪服為父為君同服斬衰檀弓  
說事君之禮云服勤至死方喪三年鄭玄云方喪資於事父凡  
此以義為制義重則恩輕其情異於父如喪考妣言百官感德  
情同父母思慕深也諸經傳言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知此  
百姓是百官者以喪服庶民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之民無服  
不得如考妣故知百官也

傳遏絕至者遠

正義曰密靜釋詁文遏止絕之義故為絕也周禮太師云播之  
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云金鐘罍也石磬也土埴也革  
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傳言八音與彼  
次不同者隨便言耳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夷  
狄尚絕音三年則華夏內國可知也喪服諸侯之大夫為天子

正服總衰既葬除之今能使四夷三載絕音言堯有盛德恩化  
所及遠也

月正至率服

正義曰自此以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舜既除堯  
喪以明年之月正元日舜至於文祖之廟告已將即正位為天  
子也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為  
仕路致眾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也達四方之聰  
使為已遠聽聞四方也恐遠方有所擁塞今為已悉聞見之既  
謀於四岳又別勅州牧咨十有二牧曰人君最所重者在於民  
之食哉惟當蒞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為政務在安民當安  
彼遠人則能安近人耳遠人不安則近亦不安欲令遠近皆安  
之也又當厚行德信而使足為善長欲令諸侯皆厚行其德為  
民之師長而難拒佞人斥遠之使不干朝政如是則誠信昭於  
四夷自然蠻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傳月正至廟告



正義曰正訓長也月正言月之最長正月長於諸月月正還是正月也上日日之最上元日日之最長元日還是上日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其位堯崩謙而不居孟子云堯崩三年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子而之舜獄訟者不之堯子而之舜謳謔者不之堯子而謳謔舜曰天也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之位孟子既言然矣此文又承三載之下故知舜服堯喪三年畢將欲即政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政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於丹朱之國也

傳詢謀至衆賢

正義曰詢謀釋詰文闢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云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

設取士之科以此廣致衆賢也

傳廣視至壅塞

正義曰聰謂耳聞之也既云明四目不云聰四耳者自視苦其不明耳聰貴其及遠明謂所見博達謂聽至遠二者互以相見故傳揔申其意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天子之聞見在下必由近臣四岳親近之官故與謀此事也

傳咨亦至民時

正義曰咨謀釋詰文以上帝曰咨上連帝曰故爲咨嗟此則上有詢于四岳言咨十有二牧故爲謀也立君所以牧民民生在於粒食是君之所重論語云所重民食謂年穀也種殖收斂及時乃獲故惟當蒞授民時

傳柔安至長善

正義曰柔安適近悃厚皆釋詰文元善之長易文言也安近不能安遠遠人或來擾亂雖欲安近近亦不安人君爲政若其下能安近但戒使之柔遠故能安近言富安彼遠人乃能安近欲



令遠近皆安也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知不然者以救在遠方故據遠言之博德者令人君厚行德也允元者信使足為長善也言人君厚行德之與信使足為善長民必効之為善而行也

傳任佞至來服

正義曰任佞釋詁文孫炎云似可任之佞也論語說為邦之法云遠佞人佞人殆故以難距佞人為斥遠之令不干朝政朝無佞人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舉蠻夷而戎狄亦見矣舜曰至往哉

正義曰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曰咨嗟四岳等汝於羣臣之內有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我欲使之居百揆之官在官而信立其功於事能順者其是誰乎四岳皆曰伯禹作司空有成功惟此人可用帝曰然然其所舉得人也乃咨嗟勅禹汝本平水土實有成功惟當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皋陶帝曰然然其所讓實賢也汝但

往居此職不許其讓也

傳奮起至別堯

正義曰奮是起動之意故為起也釋詁云庸勞也勞亦功也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孔以載為事也各自以意訓耳舜受堯禪當繼行其道行之在於任臣百揆臣之最貴求能起發其功廣大帝堯之事者欲任之舜既即位可以稱帝而言舜曰者承堯事下言舜曰以別堯於此一別以下稱帝也

傳亮信至誰乎

正義曰亮信釋詁文惠順釋言文上云舜納於百揆百揆是官名故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居官則當信立其功能順其事者誰乎此官任重當統羣職繼堯之功故歷言所順而後始問誰乎異於餘官先言疇也

傳四岳至用之

正義曰舜訓為皆故云四岳皆同辭而對也國語云有崇伯鯀堯殛之於羽山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



子司空以其伯爵故稱伯禹言人之賢而舉其為官知禹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也

傳然其至行之

正義曰禹平水土往前之事嫌其今復命之令平水土故云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釋詁文

傳居稷至首至地

正義曰下文帝述三人遂變稷為棄故解之居稷官者棄也獨稱官者出自禹意耳不必著義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或當然也經因稷契名單共文言暨臯陶為文勢耳三人為此者蓋以官尊卑為先後也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故為首至地稽首是拜內之別名為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也

帝曰棄至百穀

正義曰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其功以勸之帝呼稷曰棄往者洪水之時眾民之難難在於飢汝君為此稷之官教民

布種是百穀以濟活之言我知汝功當勉之

傳阻難至勉之

正義曰阻難釋詁文播是分散之義故為布也王肅云播敷也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眾民之難在於飢也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上文讓於稷契益稷云暨稷呂刑云稷降播種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稱為后稷故詩傳孝經皆以后稷為言非官稱后也

帝曰契至在寬

正義曰帝又呼契曰往者天下百姓不相親睦家內尊卑五品不能和順汝作司徒之官謹敬布其五常之教務在於寬故使五典克從是汝之功宜當勉之

傳五品至順也

正義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行乃為五常耳傳上云五典克從即此五



品能順上傳以解五典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謂五常其實五常據教為言不據品也遜順常訓也不順謂不義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

傳布五至前功

正義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論語云寬則得衆故務在寬所以得民心也治不遜之罪宜峻法以繩之而貴其務在寬者此五品不遜直是禮教不行風俗未淳耳未有殺害之罪故教之務在於寬若其不孝不恭其人至於逆亂而後治之於事不得寬也

帝曰臯陶至克允

正義曰帝呼臯陶曰往者蠻夷戎狄猾亂華夏又有強寇劫賊外姦內宄者為害甚大汝作士官治之皆能審得其情致之五刑之罪受罪者皆有服從之心言輕重得中悉無怨恨也五刑有服從者於三處就而殺之其有不忍刑其身者則斷為五刑而流放之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處五刑所居於三處居之所以

輕重罪得其宜受罪無怨者惟汝識見之明能使之信服故姦邪之人無敢更犯是汝之功宜當勉之因禹之讓以次誡之傳猾亂至之致

正義曰猾者狡猾相亂故猾為亂也夏訓大也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定十年左傳云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中國為華夏也寇者衆聚為之賊者殺害之稱故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成十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在外曰姦在內曰宄也寇賊姦宄皆是作亂害物之名也蠻夷猾夏與兵犯邊害大故先言之寇賊姦宄皆國內之害小故後言之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往者洪水為災下民飢困內有寇賊為害外則四夷犯邊皆言無教之致也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於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

傳士理至中正

正義曰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



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月令云命大理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準呂刑文知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人心服罪是順從之義故為從也所以服者言得輕重之中正也呂刑云咸庶中正是也傳既從至於市

正義曰經言五服謂臯陶所斷五刑皆服其罪傳既訓服為從故云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惟謂大辟罪耳魯語云刑五而已無有隱者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中刑刀鋸其次鑕笞薄刑鞭扑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孔用彼為說故以三就為原野與朝市也國語賈逵注云用兵甲者諸侯逆命征討之刑也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傳雖不言已上已下為義亦當然也國語云五刑者謂甲兵也斧鉞也刀鋸也鑕笞也鞭扑也與呂刑之五刑異也所言三次即此三就是也准死罪當分就處所其墨劓剕宮無常處可就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就為原野也市朝也甸師氏

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甸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為一且皆國語之文其義不可通也傳謂不至之外

正義曰此五流有宅即流有五刑也當在五刑而流放之故知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王肅云謂在八議之辟君不忍殺宥之以遠八議者周禮小司寇所云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貴議實議功議勤是也以君恩不忍殺罪重不可全赦故流之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謂徒置有處也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量其罪狀為遠近之差也四裔最遠在四海之表故大罪四裔謂本犯死罪也故周禮調人職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即與四裔為一也次九州之外即王制云入學不率教者屏之遠方西方曰蠻東方曰寄注云偏寄於夷狄也與此九州之外同也次千里之外者即調人職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也立政云中國之外不同

楚  
平勃曰



者言中國者據罪人所居之國定千里也據其遠近其實一也周禮與王制既有三處之別故約以為言鄭玄云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鎮蕃也然罪有輕重不同豈五百里之校乎不可從也

傳言臯至述之

正義曰惟明謂臯陶之明克允謂受罪者信服故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是信施於彼也但彼人信服由臯陶有信故傳言臯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使咸信服主言信者見其臯陶有信故彼信之也

傳問誰至臣名

正義曰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工即百工故云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直言帝曰無所偏咨故知僉曰是朝臣共舉垂也

傳共謂供其職事

正義曰堯典傳云共工官稱即彼以共工二字為官名上云疇

若予工單舉工名今命此人云汝作共工明是帝謂此人堪供此職非是呼此官名為共工也其官或以共工為名要帝意言共謂供此職也

傳上謂至能之

正義曰言上下草木鳥獸則上之與下各有草木鳥獸即周禮山虞澤虞之官各掌其教知上謂山下謂澤也順其草木鳥獸之宜明是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是字相近而彼誤耳

作朕虞

正義曰此官以虞為名帝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也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漢書王莽自稱為予立予虞之官則莽謂此官名為朕虞其義必不然也

傳朱虎至之中

正義曰知垂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者以文十八年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即此朱虎熊羆是也虎熊在元凱之內明



及折伯與亦在其內但不知彼誰當之耳益是皋陶之子息陶  
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垂則不可知也傳不在伯夷夔龍之  
下為此言者以伯夷姜姓不在元凱之內夔龍亦不可知惟言  
此四人耳傳雖言及折伯與亦難知也

傳三禮至姜姓

正義曰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  
之禮雖三者併為吉禮要言三禮者是天地人之事故知三禮  
是天地人之禮上文舜之巡守言修五禮此二典朕三禮各有  
其事則五禮皆據其所施於主處五禮所施於天地人耳言三  
足以包五故舉三以言之鄭語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  
神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此經不言嚳者訪其有能是問誰  
可知上文已具此略之也

傳秩序至之官

正義曰堯典傳已訓秩為序此復訓者此為官名須辨官名之  
義故詳之也宗之為尊常訓也主郊廟之官掌序鬼神尊卑故

以秩宗為名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廟謂祭先祖即周禮所  
謂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

傳夙早至清明

正義曰夙早釋詁文早夜勤服其職謂侵早已起夜深乃卧謹  
勤其職事也典禮之官施行教化使正直而清明正直不枉曲  
也清明不暗昧也

帝曰夔至率舞

正義曰帝因伯夷所讓隨才而任用之帝呼夔曰我今命汝與  
掌樂事當以詩樂教訓世適長子使此長子正直而溫和寬弘  
而莊栗剛毅而不苛虐簡易而不傲慢教之詩樂所以然者詩  
言人之志意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樂聲依此長歌為節律呂和  
此長歌為聲八音皆能和諧無今相奪道理如此則神人以此  
和矣夔答舜曰嗚呼我繫其石磬拊其石磬諸音莫不和諧曰  
獸相率而舞樂之所感如此是人神既已和矣

傳甬長至孝友



正義曰說文云胄胤也釋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胄爲長也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主謂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這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故略之彼鄭注云王子王之庶子也此傳兼言弟者蓋指太子之弟耳或孔意公卿大夫之弟亦教之國子以適爲主故言胄子也命典樂之官使教胄子下句又言詩歌之事是今夔以歌詩蹈之舞之教此適長國子也周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是樂之感人能成忠和祗庸孝友之六德也

傳教之至莊栗

正義曰此直而溫與下二句皆使夔教胄子令性行當然故傳

發首言教之也正直者失於太嚴故令正直而溫和寬弘者失於緩慢故令寬弘而莊栗謂於莊嚴栗栗者謹敬也

傳剛失至其失

正義曰剛彊之失入於苛虐故令人剛而無虐簡易之失入於傲慢故令簡而無傲剛簡是其本性教之使無虐傲是言教之以防其失也由此而言之上二句亦直寬是其本性直失於不溫寬失於不栗故教之使溫栗也直寬剛簡即臯陶所謀之九德也九德而獨舉此四事者人之大體故特言之

傳謂詩至其言

正義曰作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書習之可以生長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胄子之志使開悟也作詩者直言不足以申意故長歌之教令歌詠其詩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續之定本經作永字明訓永爲長也

傳聲謂至和樂

正義曰周禮太師云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



有五品分之爲五聲也又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沽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曆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是陰律名同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之中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籥以聽鳳皇之鳴其雄聲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是爲律之本言律之所作如此聖人之作律也旣以出音又以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附長言而爲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聲使應於節奏也

傳倫理至勉之

正義曰倫之爲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也各自守分不相奪道理是言理不錯亂相奪也如此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

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具神人和也

傳石磬至可知

正義曰樂器惟磬以石爲之故云石磬也八音之音石磬最清故知磬是音之聲清者磬必擊以鳴之故云拊亦擊之重其文者擊有大小擊是大擊拊是小擊音聲濁者粗清者精精則難和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商頌云依我磬聲是言磬聲清諸音來依之百獸率舞即大司樂云以作動物益稷云鳥獸跄跄是也人神易感鳥獸難感百獸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夔言此者以帝戒之云神人以和欲使勉力感神人也乃荅帝云百獸率舞則神人以和言帝德及鳥獸也

帝曰龍至惟允

正義曰帝呼龍曰龍我憎疾人爲讒佞之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人欲遏之故命汝作納言之官從早至夜出納我之命命惟以誠信每事皆信則讒言自絕命龍使勉之



傳聖疾至絕之

正義曰聖聲近疾故為疾也於絕震動皆釋詁文讒人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眾人畏其讒口故為讒也動驚我眾欲遏止之

傳納言至以信

正義曰詩美仲山甫為王之喉舌喉舌者宣出王命如王咽喉口舌故納言為喉舌之官也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於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於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必以信者不妄傳下言不妄宣帝命出納皆以信也

帝曰咨至天功

正義曰帝既命用眾官乃摠戒勅之曰咨嗟汝新命六人及四岳十二牧凡二十有二人等各當敬其職事哉惟是汝等敬事則信實能立天下之功天下之事成主在於汝可得不懈之哉傳禹垂至命之

正義曰傳以此文摠結上事據上文詢於四岳咨十有二牧及新命六官等適滿二十二入謂此也其稷契皋陶及折伯與朱虎熊羆十人仍舊故不須勅命之岳牧亦應是舊而勅命之者岳牧外內之官常所咨詢故亦勅之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案經格於文祖之後方始詢於四岳咨十二州牧未必一日之內即得行此諸事傳既不說或曆日命授乃摠勅之未必即是元日之事也鄭以為二十二人數及折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彼四人者直被讓而已不言居官何故勅使勸之也岳牧俱是帝所咨詢何以勅牧不勅岳也必非經旨故孔說不然

三載至三苗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言帝命羣官之後經三載乃者其功績經三考則九載黜陟幽明明者升之闇者退之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眾功皆廣前流四凶時三苗二君竄之西裔更紹其嗣不滅其國舜即政之後三苗復不從化



是聞當黜之其君臣有善有惡舜復分北流其三苗北背也善  
留惡去使分背也

傳三年至明者

正義曰三年一閏天道成人亦可以成功故以三年考校其功  
之成否也九年三考則人之能否可知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  
或奪其官爵或徙之遠方并進其明者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  
位也

傳考績至惡明

正義曰考績法明人皆自勵故得衆功皆廣也分地三苗即是  
黜幽之事故其考績之下言其流之分謂別之云北者言相背  
必善惡不同故知三苗幽闇宜黜其君臣乃有善否分背流之  
不令相從俱徙之則善從惡從不徙則惡從善言善惡不使相  
從言舜之黜陟善惡明也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  
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  
分北流之謂分北西裔之三苗也孔傳竄三苗為誅也其身無

復官爵必非黜陟之限其所分北非彼竄者王肅云三苗之民  
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肅意彼赦宥者復  
繼為國君至不復從化故分北流之禹繼鯀為崇伯三苗未必  
絕後傳意或如肅言

傳歷試至八年

正義曰上云乃言底可績三載則歷試當三年云二年者其一  
即是徵用之年已在上句三十之數故惟有二年耳受終居攝  
尚在臣位故歷試并為三十在位謂在臣位也

傳方道至十二歲

正義曰論語云可謂仁之方也已孔注亦以方為道常訓也舜  
即位五十年從格於文祖之後數之外道謂乘道而行也天子  
之行必是巡其所守之國故通以巡守為名未必以仲夏之月  
巡南岳也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是舜死蒼梧之野因而葬焉  
孔以月正元日在三載遏密之下又孟子云舜服堯三年喪畢  
避堯之子故服喪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年即在



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也大禹謨云帝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子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其文明矣鄭玄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史記云舜年三十堯舉用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而踐天子位三十九年崩皆謬耳帝釐至稟飫

正義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故此序在此也帝舜治理下土諸侯之事為各於其方置設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統治之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別異類各使相從作汨作篇又作九共九篇又作稟飫之篇凡十一篇皆亡傳言舜至其方

正義曰在虞書知帝是舜也下土對天子之辭故云理四方諸侯各為其官居其方不知若為設之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間射無以可中孔氏為傳復順其文為其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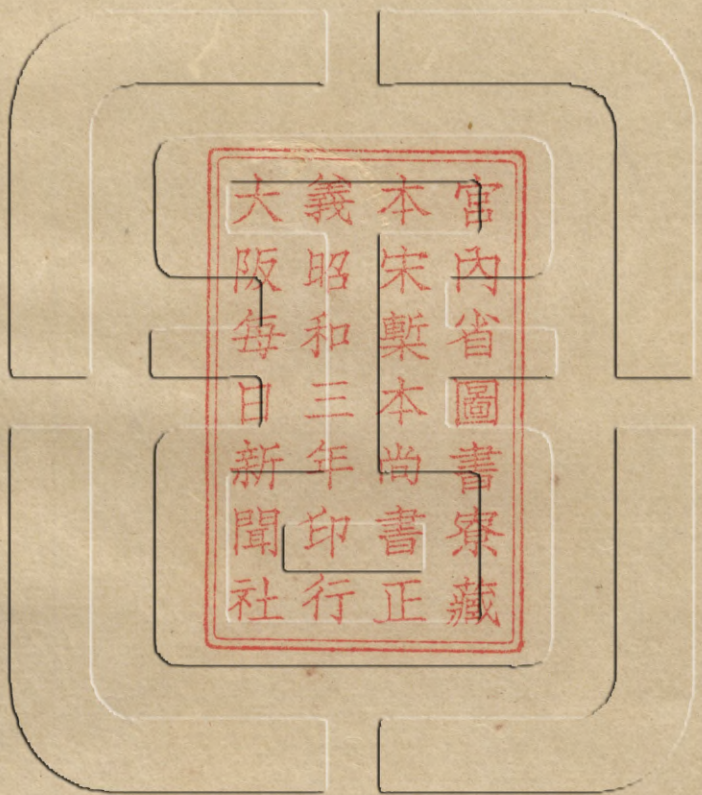
傳汨治至篇云

正義曰汨之為治無正訓也作是起義故為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以意言之耳傳稟勞飫賜也

正義曰左傳言搗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稟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是飫得為賜也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

尚書正義卷第三





嘉元二年 著書 北七朝の句讀

句讀

書三

三十四



